

现代汉语“作”与“做”的分布考察

——以三个有争议的成语为例

宋东明, 刘海燕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关于现代汉语“作”“做”二字的用法,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未必都可行。有些学者从规范的角度主张在四字格成语中一般使用“作”,但一些特例如“白日做梦、小题大做、做贼心虚”等应该用“做”而不用“作”。然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却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一方面需要考察两个字的源流发展;另一方面,还要从共时的角度考察这个时代的语言事实,即这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关键词 “作”“做” 规范 共时与历时 分布

中图分类号:H13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6)02-0038-05

DOI:10.16069/j.cnki.51-1610/g4.2016.02.008

现代汉语中“作”与“做”二字的规范问题,借吕叔湘先生的话来说,也是一个“小而顽固”^{[1]52}的问题。

从我们看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有的主张将二字合并,如吕叔湘提议:“可不可以一概写作‘作’,不再写‘做’呢?我看可以。这两个字,声音一样,意思一样,写乱了是难免的,要长久维持这种分别是困难的,倒不如干脆只保留一种写法。果真如此,那倒也是一件好事。(只有一个小问题:‘做作’这个词不好写成‘作作’)”^{[1]53}主张将二者合并的还有魏励等先生。也有的不赞成将二字合并,如李炜指出:“能不能仅用一个‘作’字,要看目前人们实际运用的情况和在词义上会不会造成混乱。”^{[2]20}持此观点的学者占大多数,如顾江萍、胡斌、凌德祥等先生,他们大多是在考察大量的语料之后,得出一些区分使用“作”与“做”的原则和方法。关于“作”与“做”的规范问题,讨论得不少,但到目前似乎仍处于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其实,单从理论上讲的话,“作”与“做”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但语言的规范不单单是理论上的问题,还必须考虑现实运用中的诸多因素。下面我们分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来分析“作”与“做”的区别及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分布情况。

一、历时分析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作”“做”是不难区别的。首先,二者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许慎《说文解字》上有“作”而无“做”^{[3]一六二下},便可知是先有“作”字,而后才有“做”字。吕叔湘也认为“古代只有‘作’字,是个入声字。后来在说话中变成去声,可是读书中还是入声,就有人造出一个‘做’字来代表说话的去声字音。‘做’字的历史也不短,宋朝就有了……在有入声的方言地区,写着两个字倒不成问题,因为音不同。大多数北方方言没有入声,‘做’是去声,‘作’也是去声,完全同音,意思又相同,什么时候写哪一个字,这就麻烦透了”^{[1]53}。现

收稿日期 2015-11-11

作者简介 宋东明(1990—),男,四川西昌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语义;刘海燕(1969—),女,四川巴中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逻辑语义学。

在，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是没有入声的，所以想要从语音上区别“作”与“做”是不可能的。

二、共时分析

(一)学者们的观点和标准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的“作”与“做”在语音上没有区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二者进行观察，并作出了划分。有的从词汇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如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提道：“习惯上，具体的东西的制造一般写成‘做’，如‘做桌子，做衣服，做文章’，抽象一点的、书面语色彩重一点的词语，特别是成语里，一般都写成‘作’，如‘作罢，作废，作对，作怪，作乱，作价，作曲，作文，作战，装模作样，认贼作父’”^{[4]708}。有的从语法意义上来看，如李炜先生提道“‘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作为词素构成复音词方面，‘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作为单音节动词的使用方面”^{[2]24}。这些观点都是从深厚的语言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可以在理论上较好地说明“作”“做”二字的意义和典型用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却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缺乏典型特征的语言事实；另一方面，无论是“意义上的抽象、具体”，还是功能上“词素和词”的标准，都有因人而异的成分，很难在纷繁复杂的语言事实上达成一致。

所以，在现代汉语的具体语境中，很难以某一种绝对的理论标准，对“作”“做”二字进行有效的规范。虽然人们基本上是在有区别地使用这两个字，但个人区别的习惯却不尽相同，就是同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那么严格、稳定的，有时连语言学家也是如此。比如很多学者都提到过的，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就有混用“作”“做”的现象：

(1) 有时候一个介词带上一个名词可以做谓语，……^{[5]33}

(2) 有些介词可以带上宾语作谓语，……^{[5]33}

在同一节内容中，同样是表示“zuò 谓语”，却出现了两个写法，说明在实际使用中，语体色彩上的文白差异，语义上的抽象、具体等标准本身就是很抽象的，在面对一些非典型的语言事实（如“zuò 谓语”）时，难以将其量化，操作起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在谈到“作”与“做”在四字格成语中的使用时，学者们的观点也不统一。有的主张合并二者，

在四字格成语中统一用“作”而不用“做”，以减少分歧，提高效率。如凌德祥认为“根据‘作’及四字格词化成语的特征，少数如‘作/做贼心虚’、‘逢场作/做戏’等，可统一规范为‘作’”^{[6]112}。有的则主张区别使用，并给出了一定的规范标准，如李炜、胡斌等。他们认为大部分四字格成语应该用“作”而不用“做”，但少数如“白日做梦、做贼心虚、小题大做”则应该用“做”而不用“作”。此外，也有学者提出“语言工作者在语言规范中，只能尊重事实，解释事实，适应事实，而不能‘领导潮流’，‘左右事实’，强为规矩”^{[7]41}。顾江萍在考察语言实际的基础上指出，李炜当作个案提出的“白日做梦”“做贼心虚”“小题大做”三个词在实际语境中也出现了分化现象。

下面我们着重以这三个颇有争议的四字格成语为例来考察并分析“作”与“做”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情况。

(二)我们的考察

这些四字格成语的写法该分还是该合？我们认为还需要结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来讨论。所以，要解决“作”“做”的规范问题，应该充分了解“作”与“做”在语言事实中的分布情况。我们以“白日 zuò 梦”“小题大 zuò”“zuò 贼心虚”这三个四字格成语，首先考察它们在成语词典中的情况，然后通过 BCC 语料库^①和 CCL 语料库^②考察在各种语境中，“作”“做”二字在这三个成语中的分布情况。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既能够了解到工具书中选定的（即专家们所认可的）形式，又能了解到普通语言使用者在各种现实语境中的选择和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二者加以比较研究，

表 1 在工具书中的分布情况^③

工具书	白日 zuò 梦	小题大 zuò	zuò 贼心虚
古今成语词典 ^{[8]1 643 808}	-	-	-
中华成语大辞典 ^{[9]24 1,407 1,783}	+	-	-/+
中国成语大辞典 ^{[10]23 1,419 1,813}	-	-	-
汉语成语分类辞典 ^{[11]308 360 562}	+	-	-
中国成语分类大辞典 ^{[12]672 713 874}	+	+/-	+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13]17 1,224 1,543}	-	+	+
分类双序成语词典 ^{[14]61 248 20}	+/-	+/-	-/+
汉语成语辞海 ^{[15]29 1,511 1,924}	+/-	+/-	-/+
汉语成语词典 ^{[16]22 1,237 1,575}	+	-	+
现代汉语词典 ^{[17]26 1,435 1,749}	-	+/-	+

实事求是地来考量既有的标准是否符合语言实际。

我们首先来看工具书中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表中的数据量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情况在工具书中所占的比重，见表2：

表2 “作”与“做”在工具书中的分布比重			
	白日 zuò 梦	小题大 zuò	zuò 贼心虚
做	4	1	4
做/作	2	4	0
作/做	0	0	3
作	4	5	3

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一些学者将这三个四字格成语作为个案提出来，认为应该用“做”而不用“作”，但我们通过考察工具书发现它们的分布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从总体来看，“作”“做”在三个成语中的使用频率都很高，有不少词典同时列出了两种形式（但有主次之分）；具体来看，“白日 zuò 梦”侧重于以“做”为规范字形（6:4^④），“小题大 zuò”则是难分高下（5:5），“zuò 贼心虚”侧重于以“作”为规范字形（4:6）。所以，关于这三个四字格成语的规范形式，各种工具书由于各自的规模、针对对象以及编纂者所持的标准等因素的不同，也呈现出不统一的状况，难以作为有效的参照标准。既然既有的观点和标准都显得不太适宜，我们只有通过考察具体语境中的语料，才能作出合理的分析了。

我们在BCC语料库的“文学、科技、报刊、微博、综合”五个子语料库和CCL语料库中，分别输入三个成语的两种形式进行检索，得到它们在各个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参见表3）然后再根据表3中的数据，分别计算出两种形式在三个成语中所占的比重。（参见表4）

表3 三个成语在不同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 ^⑤			
语料库	白日 zuò 梦	小题大 zuò	zuò 贼心虚
文学	849/79	2009/1054	2322/770
科技	74/8	556/431	133/44
BCC 报刊	959/458	780/862	902/681
微博	776/20	615/39	1317/1100
综合	331/46	982/860	488/304
CCL	58/5	171/169	94/49

表4 三个成语在各种语境中的分布情况^⑥

	白日做梦	白日作梦	小题大做	小题大作	做贼心虚	作贼心虚
文学	0.915	0.085	0.656	0.344	0.751	0.249
科技	0.902	0.098	0.563	0.437	0.751	0.249
报刊	0.678	0.322	0.475	0.525	0.57	0.43
微博	0.975	0.025	0.94	0.06	0.545	0.455
平均值	0.8675	0.1325	0.6585	0.3415	0.65425	0.34575
综合	0.878	0.122	0.533	0.467	0.616	0.384
CCL	0.921	0.079	0.503	0.497	0.657	0.343
总平均值	0.888833	0.111167	0.564833	0.435167	0.642417	0.357583

根据图表中的数据可知，虽然“作”与“做”在每个成语中都具有一定的使用率，但其中不统一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在不同的成语中，“作”“做”的使用频率各有高低；另一方面，不同的语境中，二者的使用频率也有所不同。

就每个成语内部的分布情况来看，三个成语内部的分布比例^⑥有所不同（参见表4）：“白日做梦/白日作梦”的分布比例为89%:11%，“做”的使用频率比“作”高出78%；“小题大做/小题大作”的分布比例为56%:44%，“做”的使用频率比“作”高出12%，二者的使用频率比较接近；而“做贼心虚/作贼心虚”的分布比例为64%:36%，“做”的使用频率比“作”高28%。虽然三个成语内部的分布比例有所不同，但三个成语都侧重于使用含有“做”的形式。

从语境的角度来看，“做/作”在这三个成语中的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境的影响。具体来看，在微博、文学、科技中，“做”的使用频率都相对较高（分别为82%、77%、74%），但在报刊中，“做”的使用频率仅为57%，优势不是很明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小题大作”在报刊中的使用频率（52.5%）还超过了“小题大做”（47.5%）。（参见表4）不过综合各种语境来看，“做”与“作”在各种语境

表5 “做”与“作”在不同语境中的分布情况

	做	作
文学	0.774	0.226
科技	0.738667	0.261333
报刊	0.574333	0.425667
微博	0.82	0.18
平均值	0.72675	0.27325

中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大概分别为 73%、27%，“做”在各个成语中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参见表 5)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值得关注。比如在微博中，“白日做梦”和“小题大做”的使用率都很高(分别为 97.5%、94%)，但“做贼心虚”的使用率却只有 54.5%。这种现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电脑、手机的输入法有关系。因为微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脑或手机上的输入软件直接输入的，所以如果输入者没有特意区别“做”与“作”的话，一般选择的都是输入拼音时^⑧所默认的结果。通过我们粗略的考察发现，大部分输入软件在输入这三个的拼音时，都只有一个默认的结果，并且都是含有“做”的形式，但是有的输入软件在输入“zuòzéixīnxū”时却会出现两个默认结果，即有“做贼心虚”，也有“作贼心虚”^⑨。这样就会给输入者提供两种选择，提高了使用“作贼心虚”的概率。但事实上，并不能准确、有效地反应出人们使用“做”与“作”的习惯。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在“白日 zuò 梦”“小题大 zuò”“zuò 贼心虚”这三个四字格

成语中，含“做”的形式在使用频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主张“根据‘作’及四字格词化成语的特征，少数如‘作/做贼心虚’、‘逢场作/做戏’等，可统一规范为‘作’”^{[6][12]}的观点，其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符合语言事实，很难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标准。而是否可以只用“做”呢？我们觉得也不大容易，因为在这三个成语中，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尤其是在“小题大 zuò”中，“作”的使用率是基本与“做”持平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作”“做”二字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似乎还处于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很难人为地判定哪一个才是标准的字形。并且，这一类的词远不止于这三个成语，要想在理论上作出更好的建议，还得对更多的对象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我们毕竟只查考了三个词语的分布情况，很难据此作出合理的判断，仅以此作为一个参考吧。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再微小的差异也会形成迥别。二者中必然有一个会在当前的用法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另一个，或者被弃置，或者发展出新意义、新用法来。到那时，就不会出现这种两难的选择了。

注释：

①BCC 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 150 亿字，包括报刊(20 亿)、文学(30 亿)、微博(30 亿)、科技(30 亿)、综合(10 亿)和古汉语(20 亿)等多领域语料，是可以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

②CCL 语料库包含现代汉语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库和汉英双语语料库，我们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料库包含 581,794,456 条语料。

③表中“+”表示在该词典中用的是“做”，“-”表示在该词典中用的是“作”，“+/-”或“-/+”表示在该词典中兼有二者，但有主次之别。

④“6:4”中前者是侧重于以“做”为规范的数量，后者是偏重于以“作”为规范的数量，如果在词典中两者兼有，但以“做”为主要形式，则算侧重于“做”，反之，则算侧重于“作”。下文中的比例算法与此相同。

⑤表中数据“849/79”表示：“白日做梦”和“白日作梦”的形式在 BCC 文学语料库中的例数分别是 849 和 79。表中其他数据以此类推。

⑥指“作”与“做”在每组成语内部的分布比例，取的是表 4 中的总平均值。

⑦表中“平均值”指“文学、科技、报刊、微博”四项的平均值。另外，将“平均值”“综合”以及“CCL”同列，是因为这三项都综合了各种语境，均有反映整体情况的功用，将这三项数据计算平均值，得到“总平均值”，作为把握整体情况的一项参考。

⑧输入法中除了拼音输入之外，还有其他的输入方式，比如五笔等，但我们只考虑了拼音输入法。

⑨这里的语料来源于手机上常用的百度输入法。此外，在考察手机输入法时，还因考虑输入法的词频记忆功能。所以，比较稳妥的方法是选取尚未输入过的软件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1]吕叔湘. 关于“的、地、得”和“做、作”[J]. 语文学刊, 1981(3).

[2]李炜. 论汉语中的“作”和“做”[J]. 辞书研究, 1998(3).

[3][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4]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5]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6]凌德祥. “作”的语法化及其语用规范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7]顾江萍. “作”和“做”的混用与分化——对语音演变中新出现的一例同音异形词的考察[J]. 辞书研究, 2002(2).

- [8]郑宣沐. 古今成语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向光忠, 李行健, 刘松筠. 中华成语大辞典[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 [10]王涛, 等. 中国成语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11]叶子雄. 汉语成语分类词典[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 [12]韩省之. 中国成语分类大辞典[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89.
- [13]刘洁修.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14]史有为, 李云江. 分类双序成语词典[M].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0.
- [15]朱祖延. 汉语成语辞海[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9.
- [16]余金淳, 孙梦梅. 汉语成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4.
-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6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On Distributions of “作” and “做” in Modern Chinese ——Taking Three Controversial Idioms as Samples

SONG Dongming, LIU Hai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presented their own views on the usage of “作” and “做”, while not all of them are feasible in actual practice. From the point of norm, some scholars insisted that we should generally use “作” in four-character idioms, while use “做” instead of “作” in particular cases, such as “白日做梦”, “小题大做” and “做贼心虚”. However, it’s more intricate in actual life than in the sole theory. So,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nguage facts should be observed in our times from synchronic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two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Only in this way can an objective conclusion be obtained.

Key Words : “作”, “做”; Nor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 王兴全]

(上接第7页)

On Three Su’s Success and Internal Connecting Links to the Surroundings

LAI Zhenghe

(Leshan Cit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chuan, Leshan Sichuan 614000, China 614000)

Abstract There are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acilitating Three Su’s success. From the macro-environments of favorable conditions, geographical convenience and good human rela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objective factors attributed to Three Su’s triumph.

Key Words : Three Su Success; Favorable Conditions; Geographical Convenience; Good Human Relations

[责任编辑: 方忠]